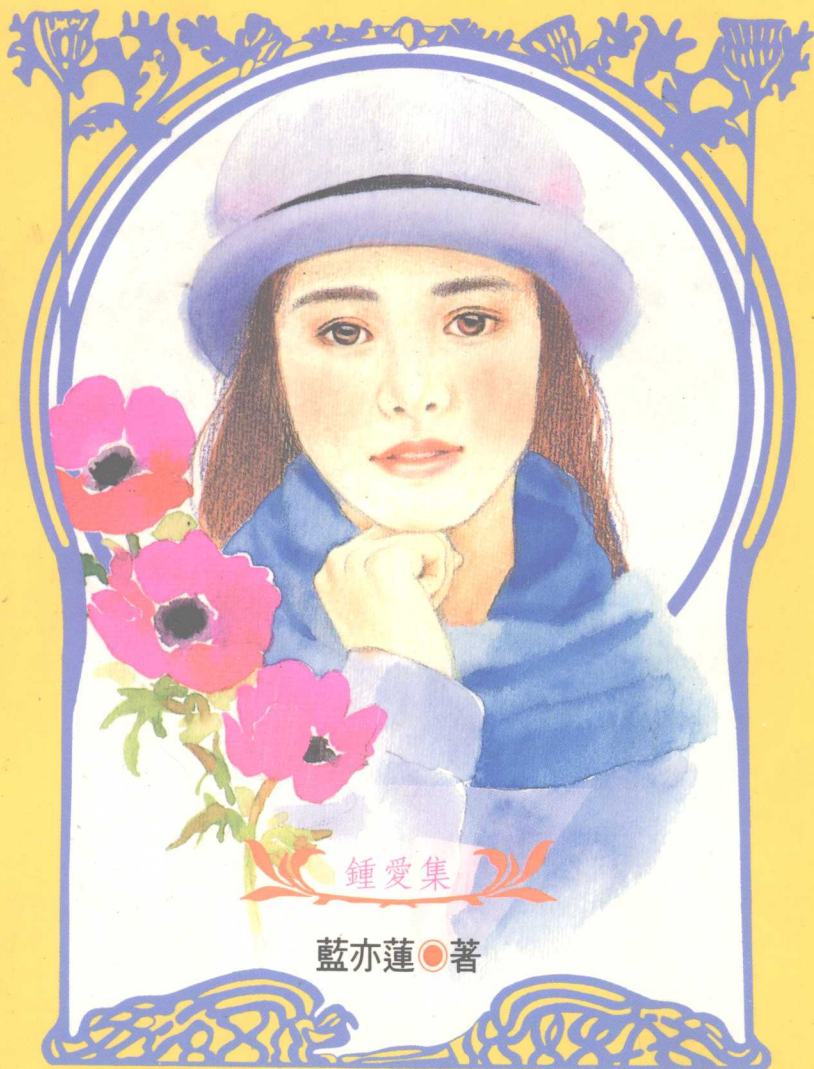


薔薇花下的哭泣



鍾愛集

藍亦蓮◎著

—— 愛人啊！你是生命之冠，是永不休止的幸福 ——

薔薇花下的哭泣

藍亦蓮



鍾愛集

薔薇花下的哭泣

作者／藍亦蓮

印行／金楓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

總經銷／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〇二)二一八七二二九

傳真／(〇二)二一八七〇二一

郵撥／〇五七八六九五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

定價／一三〇元

ISBN 957-8650-13-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第一章	生命的轉折	001
第二章	懶人別館	037
第三章	闖入門的陌生人	083
第四章	什麼叫有趣的新聞	115
第五章	點石成金	159
第六章	巨變	191



第一章

生命的轉折

殷曉萱猶疑地踏進門內，好奇又不安地打量著四周的環境。

沒想到這棟屋子外觀雖陳舊，屋內卻別有洞天。

一進大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花木扶疏的庭院，整理得相當整齊乾淨；右邊有個葫蘆形的池塘，水面上飄浮著幾朵紫色睡蓮；一棵柳樹站立在水邊，風姿綽約，身材婀娜，細長的枝條輕點在水面。

殷曉萱第一次遇見劉錕錫是在東區某條街上的「清涼茶亭」裡。

那是一個炎熱的六月天，氣溫高達三十七度，殷曉萱揮汗如雨地走在發燙的柏油路上，第一次領教到台北市的悶熱與令人灰頭土臉的髒空氣。

她帶著一個小小的白色背袋，那就是她的隨身行李，裡頭是她全部的家當：幾件夏日的換洗衣物，以及一個小小的熊布偶。

當殷曉萱一下台北車站，不由自主地走在擁擠的人潮裡，聞著四周人體所散發出來的汗臭味時，她便開始懷念南部的一切。

雖然那裡也有令她不堪的回憶，但畢竟是她熟悉的生長之地。

台北的天空被高大的建築物分割成許多小塊，飄蕩在藍天中的雲是髒舊的淺灰色；在長長的圍籬裡，是未完成的捷運工程，粗大的鋼梁鷹架突兀地聳立著；在漫天風沙中，行人匆匆地在焦躁的車陣中穿梭。

這就是台北！

殷曉萱緊抿嘴唇，暗暗地發出一聲嘆息。

人如一滴水，滴入人海就不見。殷曉萱沒入了這片汪洋大海，覺得自己已經化成了泡沫，隨時可能消失無蹤。

她抬起手腕看看，腕上的電子錶正指著兩點鐘的位置，太陽在西邊的天空中，仍然散發出強勁的威力。

猛烈的陽光刺痛了她的雙眼，她皺起眉頭，一顆心猶如鉛塊般沈重。

她指著報紙上的小小分類廣告欄，詢問坐在售報亭裡正在喝汽水的小姐，自己應該如何到達目的地。那小姐隨手往右後方一指，頭也不抬地說：「去那裡坐X號公車。」

殷曉萱循著方向尋找，沿路又問了三個人，總算找到X號的公車站牌。站牌旁站了許多不耐的人，全都望向同一個方向，企盼自己要坐的公車趕快來。

公車一班接一班地駛過身邊，帶來一陣又一陣的熱浪，溫熱的空氣中，有著濃重的金屬氣味。

殷曉萱筆直地站立著，注視每班公車上的阿拉伯數字，十五分鐘之後，X號

終於來了。

車門打開，車內的冷氣隨之湧出，猶如一盆冷水當頭澆下，令人暑氣全消。

殷曉萱上車之後，小心地詢問司機自己應該在哪裡下車。年輕的司機先生看了她一眼，和氣地笑了笑，說：「到了我再叫妳。」

公車的引擎發出巨大的聲響，左彎右拐，快速地越過每一個十字路口。年輕的司機以不可思議的高超技術穿過每一個狹小的夾縫，鋼鐵打造的車身在他巧妙的駕駛之下，似乎能夠隨意彎曲。

再惡劣的路況，也影響不了人類適應環境的神奇能耐。

這件事令殷曉萱感到非常驚奇，她由衷地讚歎台北人的神乎其技。

殷曉萱的身體隨著車身的晃動前後搖動，她坐在司機後方的位置，專注地望著窗外的街景。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事物，她隱隱地感到一絲恐慌的情緒竄流在胸中。

她緊緊地按住白色背帶，思潮起伏，猶如海浪奔騰。

半個鐘頭之後，司機先生轉頭叫她下車，並告訴她下車再問人家該怎麼走。她謝過司機，急急地跳下車。公車絕塵而去，冒出一長串黑煙，做為臨別贈物。

站在陌生的街頭，放眼四顧，殷曉萱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才對。

她以手背擦了擦汗，感到口渴難耐，腦袋發昏。

悶熱的台北盆地，好像一只大蒸籠，無情地將每顆心蒸熟，使人感到疲軟。街對面有家泡沫紅茶店，招牌上寫著「清涼茶亭」。目前這種店在台灣相當流行，一年四季，生意都不錯。

想起冰塊在透明的杯中搖晃的情形，殷曉萱感到喉嚨更加地乾燥，她走進店中，坐在靠牆的角落裡，點了一杯冰紅茶。

當清涼的液體滑入喉際的那一剎那，殷曉萱才重新找回了生機。

此時店裡大約有七、八個客人，零落地坐在各個角落裡；有人閱報，有人聊天，還有人低著頭專注地在紙上寫著。

那是一個花甲老翁，他穿著泛黃的短袖白襯衫，淺灰色短褲，腳上踏著一雙老舊但卻洗得很乾淨的球鞋。

他就坐在殷曉萱的斜對面，戴著老花眼鏡，正拿著鉛筆，聚精會神地在筆記簿上寫東西；桌上擺了一杯綠茶，以及兩三碟點心。

令人感到納悶的是，他那長著花白稀疏短髮的頭頂，竟然戴著一個深棕色的絨布髮圈，乍看之下還以為他圈了一條烏黑的毛巾。

那是一種女人專用的髮飾，戴在他頭上，顯得有點怪異。第一、他不是女人；第二、他那幾近光禿的頭頂似乎用不著這種東西。

殷曉萱打量著他，覺得他很像印象中的爺爺，除了那個棕色髮圈。

她曾經有一個爺爺，是媽媽的爸爸。小時候，媽媽常常帶著她坐一、兩個鐘頭的火車到屏東枋寮，去探望爺爺、奶奶。

那是一個小村落，人口不多，每次她們的造訪，總會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爺爺的家門口，會聚集許多大人小孩，對著她們咧嘴直笑。

記憶中的爺爺嘴上總是叼著一根泛黃的菸管，裡頭塞了半截的新樂園香菸，笑起來眼睛眯成兩條縫，皺紋深刻在臉上，花白的鬚鬚在海風的吹拂下輕輕飄動。

爺爺在她小學畢業那年過世了，奶奶經不起這個打擊，不久也撒手人寰。從此，媽媽再也不會帶她坐火車回枋寮；從此，那個靠海的小村落，變成了她記憶中感傷的一頁。

坐在斜對面的老人，腳旁放著一個藍色的提袋，提袋上有一把鮮黃色的小雨傘，就是一般媽媽買給小女兒玩的那種小傘。

殷曉萱心想：「莫非他也和我一樣，是個無家可歸的人嗎？」

或許他是個精神異常的老人，被家人摒棄，所以四處流浪。

可是看看他清潔的外表，修飾整齊的手指甲，並不像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

殷曉萱感到非常納悶，便在腦海中揣想著老人的身分。

下

想著想著，思緒竟又回到了南台灣的海灘，在燦爛的夕陽餘暉中，爺爺爽朗的笑聲再度響起。

「糟啦！」一聲輕叫打斷了殷曉萱的冥想。

她抬眼一看，發現那老人已經站了起來，正在身上的口袋中急急地翻找，高大的中年老闖略顯不耐地站在一旁。

老人找了一陣，似乎沒找到他要的東西。

老闖皺著眉頭瞪視著他，臉上充滿嫌惡的表情：「怎麼樣，沒有錢是不是？」

老人露出一口黑黃的牙齒，尷尬笑說：「你猜對了，我今天忘了帶錢出來，現在就回去拿。」

他說著就要轉身離去。

老闖一伸手，將他拉了回來：「等一等。」

老人的臉上仍然堆滿笑容：「我又不是故意不給錢，我家就住在這附近，你

蓄

· 薇

· 花

「要不信的話，可以跟我回去拿。」

「神經病！」老闆看了一眼老人頭上的髮圈：「沒錢還敢來吃東西，我送你去警察局。」

「噢？」老人說：「我要回去拿錢給你你不要，幹嘛送我去警察局！」

「誰信你的鬼話……」老闆還要繼續數落。

「一共多少錢？」殷曉萱站起身，打斷老闆的話：「我幫這位老伯伯付。」

老闆感到奇怪地看了她一眼，粗聲說：「妳認識他？」

「不認識。」殷曉萱搖頭說：「可是我覺得爲了一點錢就要送他去警察局，未免太過分了。」

「哼！」老闆不悅道：「我這裡是做生意的地方，可不是救濟院，我們不做慈善事業。妳要幫他付最好，一共一百二十元。」

殷曉萱打開小錢包，在三張千元大鈔的旁邊抽出兩張紅色的百元鈔票，遞給老闆說：「連我的一起算。」

老闆輕蔑地看了她一眼，找給她五十元。

戴著髮圈的老人，一直在一旁傻笑。這時他彎身提起手提袋，將小雨傘勾在手臂上，嘻笑說：「小丫頭，妳真好心。」

對於「小丫頭」這個稱呼，殷曉萱非但不生氣，反而有一種分外親切的感覺。

「老伯伯。」她笑說：「不用客氣。」

老人自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殷曉萱，說：「這是我家的住址，等一等妳過來，我把錢還給妳。」

「不必了……」殷曉萱才想推辭，老人已經搖著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殷曉萱站在店門口，看見老人微駝的身影走進一條小巷裡，很快消失不見。她好奇地低頭看看手中的名片，不禁啞然失笑。

只見名片上寫著：「歡迎搭乘永安無線電計程車，安全／舒適／熱誠，服務電話：五一八八二一一。」

老人拿給她的，不是什麼住址，而是叫車的電話號碼。

她望著老人消失的方向，輕輕嘆了口氣。現在她幾乎可以肯定，老人是個精神異常的遊蕩者。

這就是她第一次遇見劉錕錫的情形。

人生的遭遇常常是巧合而奇妙的，如今的殷曉萱，萬萬想不到，這個頭上戴著髮圈的老人竟是往後使得她生命有了重大改變的關鍵人物。

她將名片放入白色背袋中，繼續找尋報紙上的住址。

一個背著書包的男中學生告訴她，這個住址必須往前一直走，然後向右轉，再向左轉，再向右轉，最後走到一條兩旁種滿空心菜的小路，路的盡頭就是了。看樣子，這個中學生對這一帶非常地熟悉。

他搔搔頭，笑了笑說：「我家就住在附近，我帶妳去。」

原來如此！殷曉萱會心一笑，便跟在他後頭走。

這一區域位於台北市的東邊，多山而潮濕，許多屋子就蓋在坡地上，所謂的

高級住宅區到處林立，紅色的售屋廣告掛在每根電線桿上。狹小的街道彎曲，猶如大蛇在地上扭動。

中學生帶著殷曉萱爬上一段小斜坡，再往下走，拐進一條兩公尺寬的柏油路，路旁的田裡果然種滿了翠綠的空心菜。

小山一座連著一座矗立眼前，好像一道綠色屏藩，護衛著這片小小天地。

這裡的景象有點鄉村的味道，殷曉萱緊張的情緒頓時得到稍許的舒解。

中學生指著小路盡頭說：「左邊那棟屋子就是妳要找的地方。」

殷曉萱謝了又謝，中學生笑著揮揮手，彎進另一條岔路去了。

殷曉萱手裡緊抓著報紙，帶著忐忑的心，走向路的盡頭。

盡頭處，是一棟兩層樓的洋房，外牆塗抹著灰色的水泥，二樓有個長長的陽台，陽台欄杆上的朱紅色油漆已經脫落，顯露出斑駁的鐵鏽。

綠色的木頭窗裡垂掛著白底碎花的窗帘，不透明的玻璃上似乎覆蓋著一層白霧，水泥圍牆遮住了視線，使人看不見一樓的情形。

看來這是一棟老建築物，屋齡可能已在十幾二十年以上。

殷曉萱對照一下住址，沒錯，就是這裡！

她輕輕地按了按紅色的門鈴，緊張地等待著。

紅色的木門很快地被打開了，一個紳仕模樣的中年人站在門後，正面無表情地打量著她。

他穿著剪裁合身的襯衫和長褲，在這樣的大熱天還打了一條淺藍色的領帶，黑色的皮鞋油光發亮，沒有沾上一點塵土。

他的身材不高，大約只有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略嫌蒼白的臉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眼鏡後面是一對稀疏的眉毛，以及一雙閃爍著銳利光芒的眼睛。

不待他開口說話，殷曉萱便微微欠了欠身，說：「你好，請問這裡是不是應徵抄寫人員？」

「不錯！」中年人點了點頭，掀動薄薄的嘴唇，以細柔的嗓音說：「請進。」